

桑名前
修遺書

恒齋先生遺稿

全

恒齋先生遺稿

桑名 秋山 斷 校

孟冬旬四雪大起代簡寄子道

飛雪紛々舞朔風、滿城竹樹玉玲瓏、銀鈎自舉梅羞白、紅醴數傾
顏失紅、蝗子且知地深淺、麥苗先卜歲凶豐、山陰寄語須乘興、溪
路埋蹤谷水東、

癸酉元旦

整衣起坐畫堂前、萬竈人家籠瑞煙、雨送春色歸草木、天將晴色
入山川、誰言薄酒如醇酒、不說新年勝舊年、從此江湖耐乘興、已
除一百杖頭錢、

登最勝寺浮屠

幾層構架似凌空、塔勢臨河氣象雄、云是能資先考福、何如且篤

一家忠、波間影落晴嵐淨、木末欄危夕照紅、咫尺關城遺址在、磨崖碑畔樹葱茏、

端午日與友人飲

街上新泥猶未乾、兩餘更作草堂寒、聖賢唯有三杯醉、賓主又成一
日歡、滿苑綠稠晝亦晴、幽懷吟就窮還寬、何時長得官無事、楊柳深邊老釣竿、

東都藩邸寓居書懷

壯志元雖樂遠征、每逢下筆見鄉情、短刀將老風塵境、雙屐難忘山水行、興來得句無篇次、悶去廢書欠課程、一了浮沈世間事、不須貧賤向人鳴、

九日飲師逸家

醉後松風草閣寒、清宵閑話盡餘歡、插黃花欲掩頭白、傾錦樽更

著臉丹、綺席亦歛孟氏帽、柴門尙守廣文官、當年同學今皆健、不用茱萸仔細看、

甲戌元旦試毫

曉見九街佳氣新、瑞雲祥日映城闌、天涯地角王正朔、草色禽聲帝孟春、朝退奉觴羞彩服、午飧捧案有綦巾、梅花獨恨無消息、宿雪猶封野水濱、

恭次竹所大夫中秋芳韻

秋氣滿空雲露溼、湘簾高捲倚危欄、庾樓清興誰能繼、袁渚舊盟翻不寒、天上瓊宮哈兔竄、澤中枯木見龍蟠、主君先着驚人句、真是陽春和最難、

節後陪桂軒集

玉堂高占城西南、落木相催秋意酣、菊自節前留馥郁、看來海外

割肥甘、主人嘗辱開懷待、門客常容抵掌談、醉眼有花猶未散、一池斜日紫澄潭、

數日雪起微歐蘇禁体以寄子道

鹿角凍將折、雀毛饑不豐、窮居雖各自、吟興却相同、野總人蹤斷、天唯鳥道通、相邀能許否、醉臉買微紅、

九月幾望、田月堂會諸老先生于赤壁樓、以席上所分字見

寄、是夜器與諸子泛湖、頗得意、忽讀來書、爽然自失、因賦七言長句以奉寄、

瞻望關左聚星夕、海內文章多舊德、風雅百年長有聲、江山一夜定生色、蘆邊水宿數翎明、岸畔林棲孤影黑、南湖雖好亦蕭條、難得清光似上國、

公退後赴上村君花下宴

梅花稍謝小櫻披、風物參差天豈私、公退何妨歡卜夜、事閑要自賞乘時、迎人便下陳蕃榻、分菊預爲元亮籬、連職輪番更上直、難期筆硯屢追隨、

七月朔草堂集

青林白雨迸盤珠、早送涼風滿座隅、樹外青山圍市肆、軒前碧水入街衢、清談身占忘機地、對飲天披避暑圖、旣覺風光殊昨日、溪香兩岸竹蒲菰、

寄蘆田繼

雲山一去隔風塵、茗澗舊盟餘幾人、泮水詞壇文字古、馬門儒業姓名新、炊黍當年徒有約、剪燈他日豈無因、稍見霜空賓雁至、交情莫惜託雙鱗、

寄牧原直亮

和
雨滴梧桐關上秋，涼窓燈火夢魂悠。一州官迹分封境，千載師承
共派流。鷄羹和我違元伯，稼說煩君達子由。近來弟胤錫入羈絆
昌平學故及回看雲萬里，茗溪何日繫孤舟。

重九前一日甘雨堂集時大眾菊卿在坐
風落樹梢水落潭，秋光詩興一般酣。坐看竹箭江東美，盤頰松茵
厨下甘，漏爲笑談稍將二人除。月影亦成三，遲吟莫恠推敲苦，佳
句從來依舊耽。

奉送

老公還東都
雨晴冬郭曉寒輕，回駕凌晨此啓行。沿路民庶思舊澤，滿城草木
帶離情。星嶠樓櫓嘶班馬，雪積山峰照去旌。我
公孝思無窮已，仰見聯鑣送出城。

首夏十又五日東園賜宴恭賦謝恩

東園新樹午陰長，一徑風光接玉堂。
公自來時寬禮數，人皆醉去帶恩光。崇文修武經綸業，新綠殘
紅翰墨場。榜散羞余陪席末，嬾々亦奉手中觴。

又

公家芳苑半清漣，碧竹青松處々連。游魚活潑新荷外，高閣參差
嫩柳巔。濫竽異珍忝賜予，蒙恩半日共周旋。歸來想像如天上，半
夜更勞魂夢牽。

田月堂以七月既望賞月墨水，以書徵詩我南湖竹所兩大
夫，又波及我，因次南湖君玉韻，以寄月堂於東都。

先哲風流記舊遊，墨河今夜亦鷗浮。書來唯恨不同醉，詩就僅能
追賦秋。露下樹搖山畔月，潮生蘆響寺前洲。夢魂且學車輪翻，知

否極江掠片舟、

送室井源次郎

鷄狗相聞鄉曲秋、征鞭遠指海東頭、誰追千古文翁化、久倦當年
司馬遊、眼中風月短長句、夢裡雲山斷續愁、別後不須嘆契濶、厚
坤盡處猶同州、

探春

江畔東風一逕微、晴暄此日試新衣、曉漸滿洲魚將上、春潤生園
藥未肥、雪外籬梅星錯落、烟中隄柳髮依稀、月初太半皆官暇、漫
々行遊漫々歸、
探春須屬薛蘿衣、遣興時過楊柳磯、聞圓有花因問主、何家無酒
漫敲扉、新鶯谷口偷輕暖、嫩草牆陰借寸暉、欲向閑中觀物化、江
頭單騎按轡歸、

歲暮口號似魯縞蒼

門前勞午履聲忙、鹽米教人頓若狂、得力平生在澹泊、閑窓睡起
嗅梅香、

正月旬長五橋口占

如絲細雨亂春空、漠々輕烟柳上風、橋畔無端鷓鴣沒、一痕水暈
鏡明中、

便面山水

柳綠孤村傍水開、缺瓜小艇趁潮回、空濛前浦人取網、知是半江
細雨來、

謝魯縞菴見贈芭蕉

栽培何日得成林、夏晚微涼坐翠陰、主人窗外高齋屋、亦是當初
一寸心、

美濃國養老百歲老人壽言

古聞養老醴泉通，山下萬村酌飲同。應是凡人無道骨，當年纔此見斯翁。

懸壺樓贈麻谷

如今京攝鶯花海，何事山人獨向東。二月桑名可留滯，一樓烟雨落梅風。

月前涼甚見牀上廢扇戲題

恩奪寵移班恨長，小詞千古斷人腸。嫦娥亦是無情極，夏放清光作夜涼。

寄懷筵亭時聞魯縞庵之四日市托之

秋江如練鱸肥日，夜月似霜暑退時。應識高懷興不淺，扇頭近日有何詩。

蕪葭堂

求書嘗到長卿門，光榮一日黃荒原。當年贏裡有何物，購得家聲貽子孫。

暮秋山行

山中昨夜霜，寥々木葉下。忽見斜路沒，中心生疑訝。自古世途險，乃招達人怕。

幽居晚興

城塢陳嘉樹，葱々生晚涼。閑情恊幽邃，塵事謝慌忙。梧砌重々淨，竹窓細々香。會心豈在遠，暮色對隣墻。

上城塢六言

千章夏木陰暗，一髮暮山黛低。隔竹偶迎客至，舍琴時聽禽啼。溪澗割分市肆，桑麻隱見茅茨。地高自是涼足，境邃亦兼雪宜。

回首篁蹊幾處駐，節林塢多時。遠山近水天設，明月清風獨私。
以上諸篇皆係於先生早年之作，而塗抹改竄者不少，有屬於
未定者，亦不可知，今且存稿本之体。

奉哭蒙齋先生四首

天也知何意，老成不憇遺。仰止終無處，瞽然迷所之。江山徒寂寞，
紅綠空去聲參差。遠道供微典，吾懷何以爲。
名世兼才德，夙當賢主知。唯聞勞啓沃，不必見猷爲。曖々三春
樹，汪々千頃陂。一朝山斗失，痛哭豈吾私。
回憶青年日，執經趨坐隅。德輝如玉潤，文蔚乃雲敷。薇蕨西山路，
蒹葭南郭湖。音容存目睫，俯仰只長吁。
際會文明日，周旋耆舊年。立言爲世重，聞道在人先。宇內交遊遍，
鄉山題詠傳。騎鯨不可見，只有淚漣々。

寄懷梅墩和上

殘寒弛日夕，遙憶遠公廡。賦詩應作卷，病腕未裁書。深院落梅後，
閑房新草初。料知風物好，興味近何如。

題子彬新居

蕭然環堵室，卜此柳原南。風月謀新賞，詩書寄舊耽。江光四壁動，
山色小窓含。主人有健筆，揮灑捲晴嵐。

十月朔，同畔月二叟遊六園，遂抵瀧川而還，以詩記之。五
十韻

牢晴入初冬，灑氣愈清肅。遊觀須及時，卜得初筮告。先過六園幽，
遂窮瀧川隩。追隨有二翁，遠客慰予獨。行厨各手携，中途謝隸僕。
暫憩牛背廟，凭欄騁遠目。林末聳嶽蓮，積雪凜初旭。屋瓦如魚鱗，
千街何聚蹙。車馬紅塵颺，貴賤紛馳逐。何別賢與愚，鴉鵲噪林木。

象

坂路降又登、傳通佛殿齋、北折循陋巷、曲逕入撲楸、蕭然負郭園、
勝景誰所卜、位置尚自然、氣象不苟束、春花屏浮艷、秋實護芬馥、
異種海外來、六區一園畜、馬將開射圃、壯士試遠鏃、臺榭嘗罹災、
舊貫未全復、假此蒲席温、同負愛日燠、瓢酒足相歡、羹芋况新副、
細路走田間、野寺闕草屋、高木想涼陰、清流思夏浴、盤溪殊有趣、
飛泉鳴佩玉、况此霜楓美、掩映粧巖曲、老嫗移板床、籍葉當茵褥、
泉甘茶味香、口渴頻飲款、崖下一橋危、募化謀修築、自利資利人、
姦猾笑老秃、幽深忘歸去、不覺斜日促、直適王子邨、暫寄鳥山囑、
長水明如帶、連山雲作幄、平野入總常、蒼茫沒鴻鶴、昔人餘踪迹、
興亡皆雷速、達者爲何觀、千歲即昏夙、我有曠世懷、欲言藉口角、
試作游子吟、時物相感觸、子女紛以至、勝地浼塵俗、云是看菊花、
絡澤路相屬、種樹有餘力、新巧謀術鬻、舟車象物形、五色相束縛、

可憐寂寞姿、何堪此奇屨、柴井已雜沓、糕坂何确犖、二翁頗勞倦、
吾亦覺枵腹、小樓暫停節、我意鴻漸桷、麪絲熱騰々、抔盛江水綠、
爲此一解顏、飢腹頻相沃、百憂毛孔散、何用鼎中肉、終年坐朱門、
世情苦握齷、偷閑隨良友、一出如脫梏、良友皆忘年、狂態獨自惡、
失題

未向田園賦、遂初、儒酸事業愧空疎、勿哈半夜青燈下、忍冷猶緜
黃石書

山水圖

一幅江山雪霽初、覓詩遠策灞橋驢、前村已泄春消息、的皪梅花
玉不如、

張天師圖

留侯遠裔共超倫、各爲生民不顧身、何若青城斬邪劍、暫時借與

埋輪人、

陶令看山圖

半壁江山新易主，兩間無處着伶俜。黃花不解人間事，憔悴叢中獨自榮。

題鹿圖

冷入重衾夢不成，呦々鳴鹿亦多情。荒村半夜月明白，一片鄉思是此聲。

題吳剛斫桂圖

月中生桂樹，清輝為不揚。玉皇下詔勅，斬伐尋斧斨。斧斨痕陰合，不厭夜々忙。人生萬般欲，本明為蔽障。豈唯月中桂，蝕盡沒餘光。菅々方寸地，何處覓吳剛。

失題

松花乱墜白雲隈，香菌香新堪可煨。惟我詩含風露氣，空山曾喫幾籃來。

遠山

峰巒如刻畫，萬險望中分。須臾能自蔽，岫上一縷雲。

登西岡望關原慨然而賦

天保甲午九月望，臣器偶登城西岡。北望濃中如掌平，煙楚渺茫曾水橫。傍人指點岐阜山，西接關原無幾程。維昔千軍萬馬馳逐處，盡在目中無遁形。臣器間嘗修私史，周家功烈窮終始。勝廣既斃重瞳起，一世英雄就驅使。貽厥獨闕善後計，墳土未乾生奸究。南陽遠裔赤伏符，天意所屬人孰圖。百方禍害翻為福，冥々假手相掃除。戎首在東禍根西，合謀夾攻發有時。擁孤挾質令諸侯，西連三十三國師。東方將卒猛如虎，既將孤豚視賊豎。笑說豎首好

下物、臣等先發公徐舉、岐阜已拔大師逼、白旆金章指上國、西人
倉黃冒甚雨、關原欲校、蚍蜉力維慶、長五年庚午歲、九月之望兩
軍會、曉霧冥濛大野塞、人馬無聲天地晦、股師億萬億萬心、倒戈
攻後、相殄殲、餘衆不支走入山、流血漂鹵藤水丹、巨魁就戮脅從
降、半日之間家爲邦、自是天下入版圖、六十六國車書同、分封子
弟布要扼、四海駿奔職貢供、當時周人歌受命、卜年卜世自斯中、
沃野口連曾水長、金城遺址高入山、往日形勝今衽席、膏腴付人
力耕耘、請看百里稻粱鄉、秋霜一夜晚雲黃、

題文良畫竹

何處能生許大竹、寒梢千尋削碧玉、內空外直不必言、誰能伐爲
大簡牘、人間邪正不分明、付與董孤斷直曲、能令是非揭日星、庶
幾不貽斯君辱、不然願買半畝地、移栽數根手自築、他日小園風

雨夜、駢頭嬰兒甘愈肉、涼軒睡覺斜陽裡、馴來燒煮恣大嚼、

文待詔詩卷榻本跋

此卷真蹟舊藏大夫久松君之家，後入公庫，玉生老人觀而愛之，手摹上木，未幾板燬于災，故榻本絕少，此其僅存者，可寶也。古人評公書曰：風舞瓊花，泉鳴竹澗，蓋言其溫純圓活，而飄逸也。今觀是卷而知其不我欺也。世人曰：書之工拙，各有天分，予聞公少拙於書，刻意臨摹，日寫千文十本，人能用工如公，豈患其不至哉。因觀是卷，書以自勗，文政庚寅閏月。

記日詩卷零本跋

先公嘗集古今人詩記月日者，自正月朔至十二月晦，清潘公及知名之士書之，蓋以爲揭之壁上，日夕易之，不徒可代曆日，諷詠玩味，可以養性情，觀古今矣。既而又慮其煩，人終不果，今其零紙藏篋底，今公命集而次第之，以爲一卷，蓋以先公手澤之

所存不忍拚棄也、

恭跋 先公手書月亭扁額卷、

以是卷爲月亭之扁者、出先公之意匠也、卷書古人詩句有月字者、或五字、或七字、而皆闕月字空之遺、一沒字、扁邊以巨竹、容之、其中左右卷舒、推移、出之、晨昏、眩望、隨時易之、其闕月字處、置一銀月、填之、且鎮浮動、亦可移轉也、客歲亭扁皆罹災、唯遺是卷、恐後人不知其形製、且或惟卷中月字皆闕、因記之、文政庚寅秋七月、

書畫帖跋

丸龜加藤淇涯、松山宮原桐月、會津牧原半陶、伊勢鷹羽雲宗、及月堂松窩、澹庵、且庵、集我舍、松窩携是帖來、同觀之、嗚呼、我之與諸君、今雖同堂談笑、然一二月後、將各還其鄉、則是天涯千里之

人、再求今日之歡而不可得矣、此卷松窩遊畿內之日所集、距今若干年、其人死生離合不可復知、然是卷猶存、則其歡不朽也、予亦欲傲其意、求不朽於離索之後者、予諸君而未暇也、姑書諸君姓號、予是卷之後、并及此意云、

書匡山秋意畫卷後

天保二年九月既望、同聿庵月堂諸君過米庵、觀漢人書畫、豎幅橫卷、集扇面、帖墨本、及銅玉、古器、凡一百餘種、繼以燭、猶未能周遍、十月望、復集于月堂、聿庵携此卷至、同觀者冠山老侯、岡本花亭、辛島鹽井、柴野碧海、足代寬居父子、石井且庵、主人與予也、聿庵又令予持還而詳視、因留于案上旬日、久之覺林壑水石盡與予相親焉、蓋米庵之觀、猶貧兒之遇盛享、品々珍美、但未知何處下筋耳、今於此卷、細々咀嚼、一嚙之肉、飽而有餘、聿庵亦與予同

此意者、於吾言其首必肯矣、代主人書觀者姓號、因并及之、

陽春白雪卷跋

文化甲子正月望、守國公出笛一枚、賜臣田井元陳、其平素所愛翫也、其三月、浴恩園、梅花盛開、公將今公及諸公子、開宴花下、令元陳吹笛、元陳出賜笛弄數曲、公感賞久之、擇陽春白雪字、同今公各書二字、又以斜日映梅花、松風和笛聲、爲題賦國詩二章、以并賜焉、嗚呼、公德業之隆、不必論、其風流餘韻、諒然在人者、皆此類也、往年園罹災、花木焦枯、臺榭改築、而公亦即世、而笛與遺墨獨存焉、俯仰之間、愴然感傷、在他人亦有難爲懷者、况元陳奉待左右、于是園、荷寵顧浴恩眷者有年矣、其感爲何如哉、今裝潢其賜書、以陪遊諸臣詞章附之、以爲一卷、又令臣器書其顛末于尾、其意不唯傳當年之盛游而已、欲使子孫知

寵榮之所自、亦厚之至也、於是乎書、天保二年二月、

古贗築記代人

我邦之樂、神樂爲最古矣、後得於高麗百濟者、置之難波四天王寺、得於唐者、置之南都興福寺、爲左右樂部并神樂、建之樂官、宗廟朝廷祭祀燕享皆用之、京師設雅樂寮、領之、樂師伶人世々相傳、故上古樂器、亦各傳其家、以寶守焉、中世以來、王綱解紐、雅樂廢闕、至應永之季、而極矣、伶家所傳古器、往々散逸、不知其所在、寬政中、予得古贗築一枚、上之白河侯源公、後公賜之、其侍臣田井君奇、君奇乞命其名、時春雨蕭然、公銘以春雨二字、管故名春雨、而公不知也、君奇描其匣上、以春雨庭潦圖、藏之於家、是管蓋亦上代之遺器、其命名之所起、亦未詳何故也、今公偶然題之、而與古合、豈亦不奇哉、君奇請予記之、因書而與之、

天保三年、從五位下隼人佐、

璞齋記

璞者玉之未攻也、大夫澤君以是自命、蓋欲得其攻者而玉之也、攻之之道何如、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說者曰、物之溫潤者、玉為最、而麤礪莫石如也、溫潤相攻、未見其益、唯麤礪而後其璞可剖、其耀可發也、君為人恭順寬容、其質美矣、然生長富貴之中、使令便嬖、奉養豐厚、少而失先大夫蚤列國老之班、上無嚴師畏友、之可敬憚、而下有下僚部屬之相順從、此猶以溫潤攻溫潤者、何以望其剖璞而發耀耶、若夫賢者直道相與、不肯苟合、故志之、不篤也、雖禮之備、不肯就、禮之不備也、雖志之篤、亦不肯交、其有過也、面折不避、其不從也、絕而不顧、是以世之悅媚順者、以為違逆悖戾、而畏厭之、豈知其違逆悖戾、則猶麤礪之於溫潤、所謂玉汝

表

於成也、故古者、賢君大夫之於師友、唯恐我志之未篤、禮之未備、而賢者之不已、親、已之無資於賢者、晉平費惠孟獻子是也、大夫既有志于此、如能其篤者、益篤之、以易宴安之樂、其備者、益備之、以忘富貴之勢、則賢者日造、以施其磨礪、而君之璞剖而耀發矣、若不然、雖蘊照車之美、終與瓦礫無異也、今某祇役東都、當遠離、故進其說、以為之記、君其思諸、

杉長墓長代人

俳諧之原、出於連歌、言雖鄙俚、能悉事理、人情物態、其法至芭蕉翁而大成矣、翁歿、門人各立門戶、數傳之後、大率輕佻纖弱、失翁之舊、獨我杉長遵杉風之流、遡而達之、翁不逐時好、屹然為一家言、蓋其徒之傑出者也、杉長諱良珉、字元卿、氏井上、號瓢庵、杉長其俳名也、房州久保村人、家世業農、豪于財、而杉長以醫為業、貧

戶有疾者、親造其家、爲施醫治、不肯取精、如此者七年、而無德色、中年讓產其姪、而隱于醫、與侂諧之間、文化中、我公奉幕旨、修房、總二州海倫、而杉長以醫所辟、遂出仕、後從徙桑名、文政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疾卒于家、葬于海藏禪寺、男良芸襲祿、杉長以辟于醫、專心其業、有請延之、雖中夜數起、無倦色、公聞而嘉之、賜以金、而其侂名日高、世人往々不知其精于醫也、初其未仕也、弊衣破袍、以侂諧周遊天下、足跡無所不至、性朴率、嘗侍一貴人宴、觀画、画者謂杉長曰、子欲得持紙來、曰、無有、貴人執紙一張與之、杉長探懷出百錢、謝曰、謹奉紙價、左右爲之掩口、杉長每出、背負藥囊、意倦、乃委之于地、隱而假寐、不復擇其所、見者皆枉道而過、不欲驚之也、其爲人如此、故人皆親而愛之、嘗謂予曰、知予之深者、莫子如也、銘墓之託、非子而誰、時杉長猶強健無疾、予笑而

諾之、豈知今日遂踐其言、嗚呼悲哉、杉長卒時、年五十九、題曰杉長墓者、以其最著于侂諧也、

觀水堂記

備之松山世子嘗代其侯之邑、邑有燕居之堂、一水遶其下、清冷之狀可愛也、因以觀水爲姓、命伴讀山田某作之說、某引易象坎水險艱之義發之、旣而世子還江戶、猶思其義而不已、又命外臣器記其堂、某之說洗發盡矣、器又何言、然世子求益、欲其必言之、因誦所聞以爲獻、以備其選焉、夫水也者、雖曰天下之至險、然至順之理寓焉、蓋其險也、非有險於我、物爲之險也、波者有所激也、濶者有所盪也、躍而迸者、擊也、駕而陵者、梗也、有所薄而嚙之、有所絕而懸之、淵之深、昧不測、灘之汹湧、可懼、非自爲之、皆生於物者也、如能疏梗塞、除觸激、順其自然而導之、則順下之性得、

而至順見矣、唯順也、故因物爲形、隨勢制流、源々不已、必放乎海而後已、今夫人心之順也、外物誘其外、衆慾汨其內、動盪薄激、而萬險生焉、其爲患詎止於水之爲險而已乎、况人君在富貴崇高之中、聲色狗馬、宮室衣服、玩好百物之誘、其外者、無所不有、而喜怒哀樂、好惡愛憎、衆慾之汨、其內者、無有窮已、加之、便佞讒毀、抵隙乘間以入之、夫如此、而欲頃刻之順流無險得乎、世子好學多年、於此三者之爲險者、固知警而誠之、故間安之暇、講文演武、無他嗜好、而今不能忘情於一堂者、蓋必其有所省於水焉、夫水之能、不阻于險、而放於海者、以其不息也、世子亦能慎終如始、不怠用功於他日、則其於致遠何有、初 世子之 公子於我也、器待其講讀者有年矣、今復辱眷顧之厚、不得不深言、况又有命乎、因謹其錄、其言以爲記、弘化丙午初夏、

穆齋大森君墓表

昔者予與穆齋飲于劍工固山宗平之家、時宗平鍛一長刀、新成、及長五尺、請穆齋書其銘、穆齋已醉、執刀彈之、歌少陵短歌行、予與宗平和之、淋漓悲壯、使人起舞、未廿年、宗平已死、而今亦失穆齋、當年之豪、不可復見、嗚呼悲哉、穆齋容貌魁偉、量大善飲、每飲必把巨盞、一吸輒盡、不問晨昏饑飽、得則飲、飲必倒榼、然亦竟以是得疾矣、自幼好書、晚得入木法、運筆尤妙、醉酣揮寫、快如風雨、筆之所至、驟然有聲、沒之前三日、力疾作書數紙、以付其子、皆訓誠語、如訥言敏行之類、時羸憊已甚、待人扶起、而豪氣猶溢、紙墨間、嗚呼穆齋少壯不羈、見世之踞齷者、視之若無、是以人或畏忌之、今垂沒、訓其子者如此、豈不可嘉尙哉、穆齋諱親長、後改親保、稱常雄、穆齋其號也、娶篠宮氏、生幾男幾女、長曰五朔、襲其秩、次

曰某曰某尚幼天保十年三月廿日歿之歲月日也壽量寺其葬地享年五十又二疾篤不亂後事一皆自處之如墓表之托亦其一也是豈可辭哉

海樓避暑記

樓面海而起其中雖隘外之所見極廣矣茲歲盛夏旱而多暑予與客避乎其中解衣盤礴倚檻俯欄島嶼秀峙一碧際天錦鱗躍翠羽眠境與心會冥然爲一於是盃棊列菓榖陳浮以大白割有紫鱗我以爲快顧謂客曰物之不測而至危莫海如也其風順浪平也張雲帆之十丈破溟濤之萬里西州之朝發夕食乎東海何快如之旣而風起浪湧也沃日吞天鯨起蛟繚檣折楫摧萬斛之舟不自保方是時心悸魄飛惕心生焉然海舶之覆沒者不必於此而相尋於彼者何蓋快惕之間禍福之所分也今也循海而望

其東尾參相覆其中所謂桶峽在焉此今川氏之所覆敗也不誠連捷之快土崩而魚潰尾濃之沃野織田氏之所據以擊基也不誠誠席卷之快以斃明賊之梟鷄烟山鳳翥起伏其東北者武田氏之所雄據也積強之快不誠一衄于長篠而不寤回首西顧山川雄深此北畠氏之所世守也信強隣之欺誣而不誠偷安之快社稷之徙亦誰咎此數姓皆一時之雄但其意得志驕見快之爲快而不知其當戒今爲我輩所議其後亦猶舟人之不自知而坐樓中者爲之危惕也予與子披襟清風縱談古今以窮一己之快而不知戒則雖大小不同境換情改將有至不快者隨之客曰唯女於是取衣襟撒盃盃辭而下樓我心充然猶娛

祭牧原景武文

嗚呼景武從事洛閩之遺編專力研究者殆乎三十年嘗經前脩

之提撕、寸進自勤、博資友朋之切磋、見異不遷、有所疑則求之其書、有所得則證之其言、寧有從而失、不肯違而有得、其志確而不拔、其業專而能力、嗚呼景武、昔者同業於國、共考文獻於今古、慨然有志於用世、亦自知才疎而力苦、晚見於櫻水之上、舍博就要、醉乎以自處、嗚呼景武、當時交遊、固不少乎俊秀、而始終情好、唯予不改其舊、是以今者之來、預期友益於相見、將樂杯酒之從容、豈圖溘然而即木、既再墳草之茸々、聞其窺孤則遠、求其遺文則空、唯此一盃之清酌、亦我情之所鍾、嗚乎魂也有靈、有忱我之衷、尙饗、

自富士見山至紅葉山記

放學後、與同僚諸賢上富士見山、隈水如練、來衝山足、振刷沙土、斜爲深潭、有堰蓄焉、有闢洩焉、蓄者湛然、洩者潏然、忽然出關、雷

吼奔放、走石渠、直至堰下、展拓爲一廣潭、白滅碧沈、而後浴々然、以去、堰西爲大橋、橋南百步爲田街、巷門、橋上行人絡繹不絕、皆尺許大、此地本有市廛、屬橋、癸亥之水、一掃無痕、於是移居人閑其地、築堤上流、以備外水、中鑿深渠、架石橋、種竹樹、以疏內水、又鑿去山足斗出水、中者、廣河身以殺上流之水勢、渠以灌田、閘以節之、故後雖數有暴水、不爲害也、橋北小石丘、微露簷牙、此法雨道院也、院有忘歸之樓、主僧脩造屋宇、構架益壯、然昔者茅茨小窓、風致則無有矣、下山出關上、循渠而東、過小板橋、道左石壁、重疊側立、如快劍亂斫者、壁轉地夷、楓樹圍圃、寒梢已枯、紅葉委泥、皆變赤黑色、唯投足處、遶々有聲、又得松門、一亭蕭然、此所謂紅葉山、而亭者兵藤君別莊環山亭也、亭下之地、掌大、牆下枇杷蒼蒨可愛、時正着花、輕香襲人、牆外群樹、皆剪其梢以望外、平田如

席隈水似帶，迂餘入擗目，此皆熟地，唯所居已高，遠近濃淡一顧入眼，又暮色照綴，別開一生面，此知人所見雖不異，然隨我托足高下而精采自別，日沒，乃涉隈水，入廓門，與東陔勝鳴二君別，壬午十月十四日。

遊烏峰記

白河府治實維西山之麓，岡嶺起伏，川流脈絡，宜若得雄偉特達之觀也。我性愛山水，公事之暇，從樵漁而來往，其有名之區，莫不窮探，然大抵規模狹隘，氣象卑陋，如盆山瓶水，雖不無寸奇尺瓌之可觀者，然不與形勢相稱矣。乙亥之冬，予與諸子過烏峰之下，望而異之，遂相携而登，始以爲山不甚高，可一蹴而至也，既而就之，嶂嶺迴合，溪谷深邃，四外諸山，隨步讓高，比至其巔，莫能相從，蓋西抵那須，東及石川，南過關山，北越蓬嶽，其間峰巒原野水流

村落之屬，疎密向背，布陳輻湊，或如鳧鷖之出沒，或如波濤之洶湧，或如鼎俎籩豆羅列于廟庭，皆集履舄之下，而後始知此山突然出類，近府之可遊者莫能比也。於是喟然顧諸子曰：予登此山而得君子之爲人，望而不覺其高者，謙以接人也；就而不可跂及者，德之崇也；深秀雄壯，品之高也；高峻聳拔而不巉絕者，公平正大而無陰賊忌克之險也；夫造物者陶鑄西山之餘，其力未衰而復逞其技于此，宜其冠于東郊而有此異，僉曰：然，此無可記，遂錄其言以啓後遊。

遊中野山記

城之內外多以望嶽名山，阪樓櫓者，以其可望而見也，嘗怪駁之距此百里餘，層巒重嶽，限其間，嶽雖太高，豈可望哉？此土人艷其名，虛冒以誇人也。丸山周圍曰：予嘗上中野山，見富嶽於烟靄之

間予笑而不應。丁丑八月，上關山，望見中野山，岬然高起，且其南接平野，茫然未了。於是又以為古人已取以名物，不止一所。此事必有不可誣，且夫數尺之牆，以遮千仞之山者，近也。退而望之，不能復蔽，是况彼此共高，豈中間培塿之所能蔽哉。遂下山間，里人皆邈然不辨，予疑復生。既而思之，彼皆鄙野人，何以知嶽之爲嶽，乃穿蒙密，攀糾結，猿援猱扳，以到其顛，蒼冥四垂，無所抵極，神昏心迷，瞽焉而立，忽見虛無縹緲之際，有物巍然而起，其形也，如正人君子，寬衣高冠，摺笏垂紳于廟堂之上矣。其態也，如巫山神女，倚采旄，蔭桂旗，凝然以下，飄然以颺矣。爲神山靈嶽，不問而可知也。予躍然曰：古人不我欺也，只人不求耳。以此山而料府下，嶽不難見也。唯府下竹樹蕃密，所謂面牆，不如此地也。彼此共高物不能蔽耳，以致遮隔，使後人生疑。古人不我欺也。嗚呼！使予無此

行，何以接容光而吸靈氣於百里之外，使此行雲烟陰浮不見此山，何以雪府下山阪樓櫓之窺，還而誇人。人曰：旗宿村南山亦能見，予頷而不復疑。

記龍興寺遊

文政壬午仲秋念四，與南希韓遊龍興寺。胡枝花開，紅白相間，歲蕤垂地，時驟雨乍懸，四山有聲，林木搖動，少間乃撲窓戶拍々，涼氣滿堂，煩襟如洗。寺僧命茶，清談頃刻，雨霽乃別。

櫻山賜宴詩序

癸酉考試之次月，宴就試者於櫻山之別墅。學職者亦與焉。宴不設主者，唯有小胥數輩，掌飲具供使令耳。嗚呼！公家弊勸提撕，以脩學政，既親試之，今又勞以酒食，寵以親臨，又慮樂意之不暢，省禮數，使之互爲賓主，以相勸侑，蓋以學館風化之原，人才之所

由生、其所以優待、一出故事常數之外、以示其意向之所在、是以
上斯筵者、奮勵進脩、必有異于往日、其來觀者、亦羨慕感發、以向
學者益多矣、然則此宴之移風易俗者、不淺也、雖然、事有暫而
興久而衰者、今若作爲文章、宜達盛意、詠歎淫液、長在人心、則夫
奮勵者有所懌而自不能已、感發者有所慕而不自棄、足以報答
公家之所期望矣、而此學職者之所宜勉也、於是各拈韻、以獻雅
章、臣謹爲之序、

遊丹波館記

出郭門、權隈水、風日清和、鶯聲相呼、我意欣然、唯雲在西山上、狀
如敗絮、此風候可虞也、過飯澤、茅茨向背、梅桃掩映、寬政間、募遊
手闢荒爲田地、肥泉甘、故未經年、畎澮井然、草木暢茂、旣爲一村
落、里餘上、勿石坂、四顧凡山、無一可觀、獨八溝、關山、烏峰、排列遠

只

山重嶺之間、深秀雄偉、視他培塿、凡山自爲出類、旣而風果至、西
山雪光、凜々欲動、抵上小屋村、日已近午、投內山氏宅、有山水樓、
蒙齋先生作記者、嘗罹災、今工作已完、獨樓未復、蓋緩急宜然也、
飯罷、從村端東折、走下小屋村、村前一水、梅花夾栽、流清香遠、甚
有風致、十步九顧、留賞不能去、蓋城中非無梅也、飲此清幽、已村
中有小逕、左入溪間、此丹波館徑也、山屢被野火、兀然無草木、氣
象膚淺、特一土山之長者耳、土人傳以爲丹波美濃者所據、然無
所考、山則斯遊所主、然已無可稱、遠望雖頗佳、面所轉、風隨爲梗、
譬如案外壘、繪、要非我有也、遂蒼黃下山、不復擇路、忽失登路、出
山後、初舉足不審、差繆至此、不致大迷、亦已屬僥倖、可不戒哉、右
折出、增見村、日亦下春、過二枚橋、與初所從路合、抵飯澤、冥行已
里許、籬落間、火光閃々、村夜光景頗佳、風亦衰矣、緩步入郭、蓋如

村兒自城市還而食藜藿意雖歉然亦從容受用理勢然也辛巳三月上巳後一日

照源寺觀櫻記

桑名自爲侯國已非一姓賢明相承治教相踵二百有餘年于茲矣治法之存德澤之遺宜無君無之也而民間移風禮俗致美以至堤防灌溉興利除害之事語之則惟稱我一法公林丘草木與曠異常之觀訪其古則亦惟稱我一法公中間移封越奧曠其教化者百有餘年民以其久遠而不少渝如照源寺金龍櫻是其一也及今公再撫臨經國之大率由莫遺雖游觀之末亦考之往日而有是游命諸臣賦詩相和亦如故事可謂尊祖敬畏不徒然也昔者周國召公聽訟甘棠之下公去之後民指其樹而歌詠夫一聽訟之平政之小者也焉得民心思慕之深如此顧其所

以致之者有素也一法公偶聞金龍寺櫻爲佳品而移之亦一時遊息之事非歷世之所稀也而民愛延于今如是者何蓋存心設施之間卓越歷世而人所不及知者有以致之不止土人之所傳蹤迹之所遺也若不然當其時使民有生養之少不便疾苦之猶可訟豈能樂公樂而不衰有如此哉而公亦未必有餘暇之及此也夫就其迹而原其所以爲迹修其故事而念事其所以爲故事則公之所以嘗得之民者亦可以得之于今日也文政乙酉暮春

扈從西上日錄

文政十年丁亥夏、我公有京師之行、是歲春、天子詔大將軍公進太政大臣、內府加階從一位、府朝有除拜、例溜間帝鑑間大名各一員爲大使、入朝代謝、是歲大拜、二府官階各極其隆盛、亦府朝希典、故特以溜間大名二員爲大使、而我公及彥根中將公爲之、高家衆戶田官原二公副之、四月、諸公相次上途、廿二日、我公發江戶、五月四日己卯、公至自江戶、例大使受命徑赴京師、而我公及彥根公、皆以道出其邑、聽留邑五日焉、是以公下教以八日癸未發、臣成器特旨扈從、且入厠近侍、蓋以備訪問也、是夜、召入賜食、

五日庚辰、端午節、諸臣稱賀、召入、老公命賜藥從行諸臣、

六日、公召見從行諸臣戒飭之、

七日、

八日癸未、午時駕發治城、銃弓長槍、與馬槩戟、單行雙列、陵續填咽、數里不絕、日光下射、閃爍眩目、大使儀衛、例極其盛、雖僕隸之微、亦務美觀、而其弊往々流奢侈、公度其宜、從儉尚質、而不失儀觀之美、沿途聚觀、稱贊相屬、晡時駕駐四日市、入侍、

九日甲申、味爽發四日市、觀者闐街、相語曰、如許大眾聚在一驛、而終夜闐寂不聲、聞侯家法令嚴明、信然、西風緊急、塵沙撲面、轎過橋上、搖々欲颺、抵杖衝坂、桑名以南、坦道如砥、此始就山、行松林中、設一亭子、茅茨柴籬、掃地極潔、亭中陳列甕罍瓶碗、茗飲應用器具皆在、鐺上縷々烟起、掌飲者圓頂方袍、蹲踞于側、此龜山侯所陳設以享大使、然公謙讓不敢坐、駕次龜山客館、石川公

治所、市肆頗庶、其兩端有大門、每門防火隊長各一員、吏卒數十人、皆火裝、手執救火器械、水桶梯鉤之類、以備不虞、又有官吏具禮服以迎送拜謁、客館則有饋遺慰勞之典、此皆敬待大使之禮、所過侯邑大抵皆然、今不悉記也、關驛以西、官道傍鈴鹿川而上、兩山逼促、流水清駛、往々有佳處、然身在儀衛中、不得從容遊觀、徒供轎窓之觀耳、擲筆山、在官道右、怪巖怒起、老樹扶疎、被之、下臨激湍、亦一佳處、土人云、昔者狩野元信過而愛翫、欲圖之、把筆運思久之、不能成、遂擲筆而去、故名、對岸茶肆爭構亭子、榜以狩野古法眼、擲筆山則可厭也、狩野氏世以小筆叙法眼、而元信最得其妙、故稱古分之、駐駕坂下驛、驛在鈴鹿嶺下、山迫川澗、水聲如雨、是夜甚寒、人皆挾纊、

十日乙酉、踰嶺、陰雲將雨、積翠滴衣、風極寒冷、蓋山中氣候宜然、

盤路屈曲，皆疊石爲之，險惡，令人滿山松檜，陰森攢天，古昔置鈴鹿關，設衛士，建武庫，京師有大故，差固關使一員守之，土人云，關驛蓋其遺址，今以地勢論之，似距嶺甚遠，或云，關驛有和州路，故關在其所會，大抵古時道路變遷不一，以名推實，亦未可悉信，嶺下鈴鹿神祠，上有田村將軍祠，古夷賊據嶺，不奉王命，將軍征討，設奇兵射而殲之，而浮屠附會以觀音現靈助將軍敗賊，甚可笑也，蓋中世王綱解弛，近畿險要，皆爲盜賊巢穴，王孫公子爲之吁食，今

聖天子委任賢將軍公，上奉下接，魚水無間，故海內安靜，民不知兵革，道途險要如此者，皆爲衽席，而我公際于盛時，奉大旨以朝

天子，弓銃劍槍諸兵備，皆儀衛觀美耳，豈不盛乎！次土山驛，橫田

川，本無橋架，水口侯爲造板橋，大使騶從之外，雖牧伯不聽經，由下流望三上山，又名蜈蚣山，古山有巨蜈蚣，與琵琶湖龍鬪，龍每不勝，化爲女子，請藤原秀鄉射蜈蚣殺之，故名，湖東之山，皆赭而無樹，獨此山鬱然翠色，銳上豐下，絕似富岳，世以湖東富嶽目之，真不誣也，駐駕石部，

十一日丙戌，駕次梅木村商家，家貨和中散爲生，其家傳云，其祖娶半井卜養女，得方其家，今分爲數家，皆能致富，其屋架々，初宅邊有大梅樹，遂冒其地，云，入侍，觀唐人書琴譜，唐詩屏風，過勢多橋，江之爲州，四界皆山，繚繞如環，獨缺其南，溪澗流潦，中委爲湖，長二十里，廣居其半，南吐爲勢多川，大勢如琵琶狀，故爲名，臣有一聯曰，中窪瀦蓄全州水，四面回環五國山，足以識其形勢矣，川中築一島嶼，就架大小二橋，唐橋是也，東海東山北陸三道皆會

于此、故古昔戰爭之世、毀橋以扼外兵之入、蓋以此爲咽喉之地也、然距京師半日程、而所持一條水耳、豈足以扼之耶、勝敗輸贏、按史可見也、膳所城、蜿蜒湖中、粉牆一髮、翠松映帶、縹緲如畫、駐駕大津、大津濱湖、有舟楫之利、魚蟹之饒、且逼近、輦下、人煙繁稠、亦一都會、

十二日丁亥、踰蓬坂山、此亦置關之地也、文德實錄、天安元年、始置蓬坂關、設守關十二人、及壇衆二十人、陳列器械以守焉、此遠王城益近、而置關域民、譬之人家、蓋戶庭間耳、規模無或狹隘乎、又永祿八年、佐々木氏復置關于此、佐々木氏割據江州、其置關也、特守其封境耳、嗚呼、人臣設關險以薄王室、衰廢極矣、可勝慨哉、但其地一入縉紳歌詠、遂列勝地、原其古、皆不足道也、駕次蹴上、自此入屋櫛比、街衢整潔、市吏禮服、執棍避人、士女盛服

出觀、填街咽市、三條橋下河濱亦皆滿焉、午後、公館于三條蛸藥師通松山侯邸、々内湫隘、而新造館舍、設廊廡、無復餘地、乃點定邸外商屋、以爲扈從臣吏客舍、四出處、置卒監守、臣成器客舍在邸後御射山街、與青木一郎大夫椽尾彌市同寓、此二人前後先駕而至者、登邸稱賀、夜傳奏議、奏諸卿相次而至、公親迎送之廳事上、門前轎輿人馬紛々旁午、

十三日戊子、

十四日己丑、夜奉命書參、内儀、賜茶、

十五日庚寅、公參、内、蓋進奏、大旨、及

皇上

太上皇召見賜、天盃等儀、皆在是日、夫天上之事、非人之所能窺、而其偶落人間者、豈亦在下之所宜輒筆而輕傳耶、儀畢、

公更服巡詣闕白傳奏議奏諸公卿及所司代水野侯、鵝鳴還館、臣等在廳事上奉迎、廳事庭上冪油紙障、旁列小舍、陳列弓銃長槍、典謁監門各守其所、威儀肅然、

十六日辛卯、公赴鷹司近衛廣橋三公招請、

十七日壬辰、公將官原公巡視東山諸佛寺、臣特扈從、泉涌寺

殿宇崇高、閣道相通、觀唐禪月畫十六羅漢像、牙舍利塔、宸

筆諸經、絕品也、裱榻上畫唐十八學士、不詳何人所圖、亦妙、轉入

前殿、壁後觀音像甚大、狩野探幽晚年所畫、不着采色、筆入妙、

中世以來寺爲官寺、

歷聖卜安、故規模宏壯、構架極精、不暇悉記、養源院、台德公夫

人爲其考贈三位淺井侯創焉、故侯忌日在京侯伯諸吏皆來拜

云、養源者、侯法諡也、蓮華王院、在其西、所謂蓮三十三間堂也、六

尺爲間、而堂特以一丈二尺爲間、三十三間、則六十六間也、近世善射者、在堂端宇下試射、直達者爲巧、謂之堂射、記矢數于扁上、揭之楣間、金碧輝映、楣宇皆滿、治承年間、置寶庫、納書畫器物、無幾而廢、書册有印記者、往々現存云、方廣寺、京大佛是也、佛像燒燬不存、基址隆然如山、梯而上下、有瓦片檐馬、皆大數十倍于常物、其宏壯可想、繚外石牆、皆巨石爲之、嘗記蒲生氏鄉運一巨石、重大艱運、欲中止、豐公親造石所、從行諸侯皆親執繩、牽挽致之、夫一石之運、至數諸侯手挽之、宜偉大如是、道西有耳塚、征韓諸將所得首級、截耳以獻、豐公命埋于此云、嗚呼、所得于彼、如是其多、其所失于我、不知幾何、二國生靈之不幸、一到于此、悲哉、清水寺、傍山構架、下臨深崖、世謂之舞臺、寺安觀音、子女有所祈禱、手執張傘、自臺上投擲、不跌仆、則以謂佛享其誠、必得所欲、然事多

出男女歡愛之私情，以此誣佛，爲佛者其能堪哉。回望洛中，皆在目中，其勝在東山諸寺之上。過祇園八坂，抵智恩院，京師佛寺之盛，天下無比，而院構造尤大。公入方丈，已而抵前殿，轉觀洪鐘法然塔，官原公先還。公詣有信院，晡時還館，夜入侍。公曰：豐公方天下始定之日，生民疲弊之時，而造大佛，纔畢其工，而遇地震，崩壞無餘，未幾年，復起其役，以復舊觀，其壯麗今不可見。然其遺址亦可以觀其國力矣。故像銅也，松豆州之以佛利人之說，鑄毀鑄錢，易以木像，膽略過人，然當時足國用，豈必是銅，且存舊物，論世者可取以證也。臣成器曰：實有如高論，但豆州公之爲，亦足以破世人之迷惑。公饋賜茶，公又曰：此宇治橋下之水也，利休嘗品諸水，以宇治橋第三柱間所流爲第一，豐公每命汲取煎茶云。昨又遣人取之，江良輔曰：清淡無比，臣成器曰：水本無味，其

有味，他物使然也。清淡乃所以發茶味也。然獨以第三柱間之流爲可，其理不可解。公又曰：昨關白公論京師山水，以嵐山爲稱首，且令予往觀，予奉大命而來，故每出入，吏胥奔走，喝止行人，今以此遊山水間，恐非所宜，若他日告老致事，逍遙來遊，予之願也。旣以是辭之，然公意亦不可孤，明日遣善輔造圖，以當臥遊，汝其代予往觀，臣成器拜命而退。

十八日癸巳，公參內，蓋賜歸賚物，推恩進官等儀。在是日，臣與星野善輔已牌發邸，西出田畝間，行半里強，一堤南來，迂徐蜿蜒，修竹如簣，此昔者所以界洛內外也。今洛內人居曠，西半而東則溢，出河外，東山一帶，號爲繁富，抵嵯峨村，村多木商，蓋丹之木浮大井川而下，抵此上陸，輸之洛中，村南則大井川也，嵐山在其南，簪拔枕流，松櫻衣被，而潭影沈々，灘聲淙々，蓋山之名雖在

于花、以臣觀之、時流之美不下東山諸勝、其幽僻閑靜、使人有世
外之想、則莫與比也、况又有櫻花之觀、宜矣、臺閣縉紳之月且指
先屈矣、從容遊賞、既而文良圖成、乃北折過清涼寺、憇茶肆、此間
有天龍寺、小倉山、時雨亭等勝、而日力不足、遂割愛、傍廣澤池而
東、京西地宜竹、所在脩竹彌望、出二條城西、南折取路三條通而
還、

十九日甲午、夜入侍、賜糖糕、

廿日乙未、公參、內是日、有觀樂、賜酒饌等儀、臣成器感風
寒、發熱頭痛、不能登館、

廿一日丙申、訪摩嶋助太郎、遂登館入侍、有明日回駕之命、是夜、
青木一郎大夫先發、蓋以掌道上館傳事也、

廿二日丁酉、客舍主人贈高臺寺箸、寺以菘花名、土人採以作箸、

亦雅品也、申牌駕發、京師、憇蹴上茶店、庭有池、懸泉瀉下、頗有涼
意、池蓄金鯽魚甚多、聞人語、盡集檻下、噉嚼求餌、主人藏巨弓
大箭、皆倍常物、此其祖先所執、蓋士人云、駐駕大津、山上有蟬丸
祠、是日祭祀、燈火燿煌、人行如織、

廿三日、平明駕發、曉霧漸消、湖面豁然、若狹、諸山在烟波之間、縹
緲若浮、湖濱邑落五百有餘、田入百萬石、皆湖濶所及云、回望比
叡山、雲填壑谷、皎如殘雪、積絮、轎夫曰、唐崎距此里餘、所謂一株
松、隱約可見、乃推轎、窻引領望之、而興馬香至、不能諦視、昔者明
智光秀殺其主、為豐公所誅、其將明智左馬介奔坂下城、敵追及、
斷其走路、左馬介著三山冑、穿狩野永德所画雲龍外套、驅馬涉
湖、遂達唐崎、即此是也、左馬介事弑君之賊、為之心膺、不能致死
于諫、却獎成其惡、豈有不得已者歟、抑戰國之士風使然也、其入

坂下也。出寶器于外曰：此皆天下之名器，不可以一人故失之。而後放火自燒死，嗚呼！比之抱寶器而燒死者，其器度之廣狹相去遠矣。馬場村有義仲寺，堂前有源義仲墓云。佐々木高賴過此地曰：公亦一大將軍，豈可無守墓者耶？乃創此寺，寺以東所謂粟津原，公戰沒處也。田間有今井兼平墓，按史，兼平扼東兵于勢多，軍敗奮鬪，無敢當者，已而聞義仲死，嚼劍墜馬而死。木曾四將，今井樋口、楯根井，皆世所謂勇武善戰者，而其忠義之節，獨兼平無愧耳。而古墓荒涼，使人咨嗟嘆息。抵大野，日已晚，前騎後輿，下坂渡橋，燈火百千，隱見出沒，不知首尾所在，亦奇觀也。俗傳藤秀鄉射巨蜈蚣，蜈蚣每足發光，若火炬，自三上達勢多，若使當時人在，應作蜈蚣看也。駐駕土山，夜大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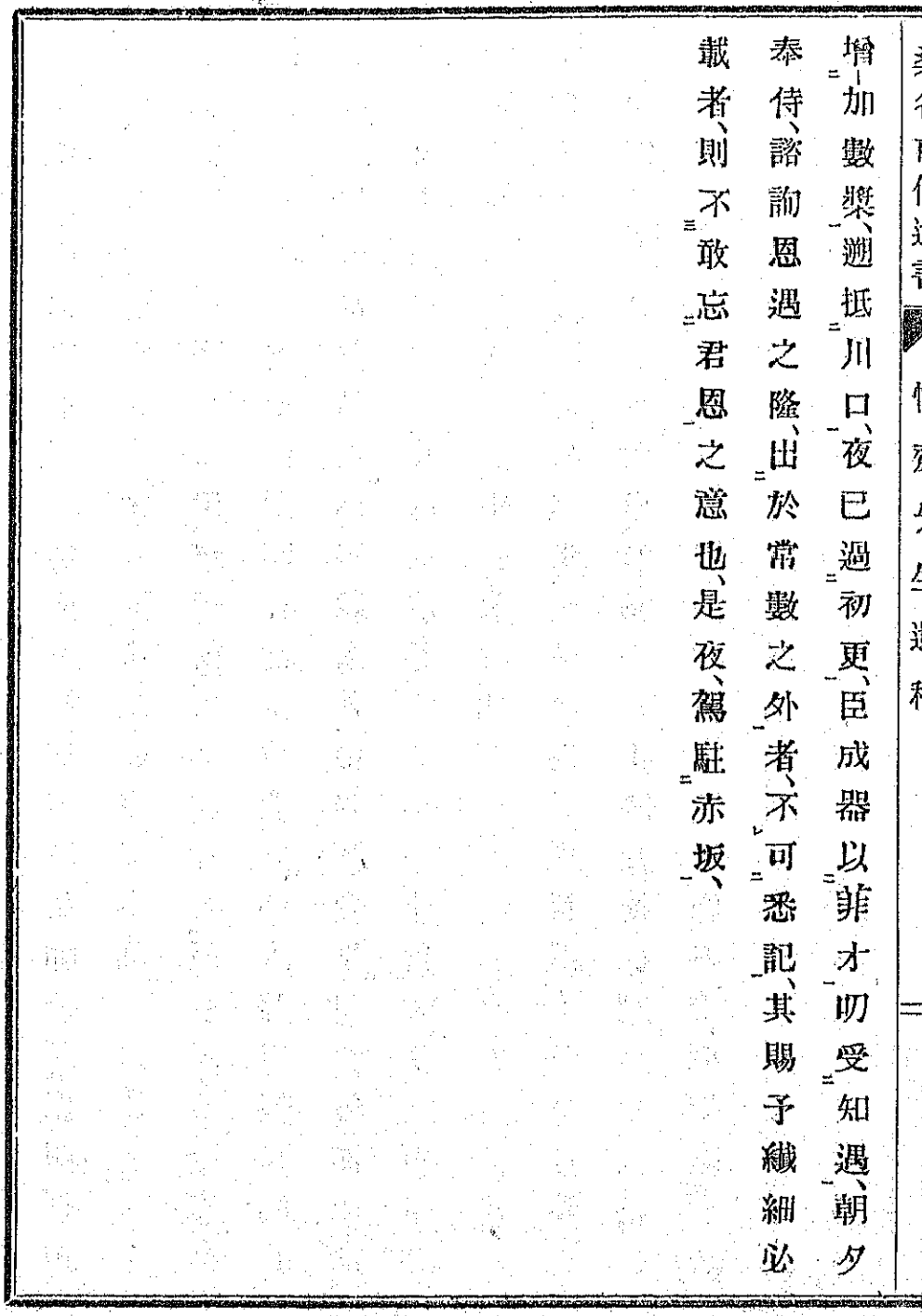
廿四日己亥，雨未止，踰鈴鹿嶺，溪澗皆漲，谷底如雷，坂路泥滑，石

稜如劍，轎中傾仄，搖兀不能坐也。次坂下驛，雨亦晴，駐駕四日市，登館，傳旨曰：明日夜半發，宜速還以憩息。成器謝恩退出。

廿五日庚子，平曉次富田，整鹵簿，儀如初。發日辰後，駕入城，舉藩迎拜稱賀。近侍傳旨曰：駕即日發，臣成器須即入侍。臣發京師日，既請送駕抵宮驛，乃謝恩。客裝入侍，申後駕發，抵川口客館上船，以小舟十餘隻牽進。時雨後水漲，濁流迅疾，船行如箭。日暝，下碇稻荷崎，以待月出。召舟中侍坐者，賜茶餅。

廿六日辛丑，月出，開帆北走。公手賜藍餅，臣成器拜賜而退。已牌抵宮驛，潮退不能近岸，乃易小舟上陸。鹵簿已列岸上，公上輿入客館。少時乃發，臣成器拜稽首奉送于廳事上，從衛陸續踵去，乃與向井某余語某岡安某慰藤屋，是掌渡海舟楫者也。午飭，乃上船，船輕行疾，日暮抵濱地藏，落潮甚急，船不能進，移坐小舟。

增加數漿、遡抵川口、夜已過初更、臣成器以菲才叨受知遇、朝夕奉侍、諮詢恩遇之隆、出於常數之外者、不可悉記、其賜予纖細必載者、則不敢忘君恩之意也、是夜、駕駐赤坂、



- 一月費未タ拂込マカル各位ハ至急拂込ムヘシ
- 一月費拂込サレハ遺書ノ發送ヲ停止スヘシ
- 一月費郵券代用ハ一割増ノヲ
- 一月費拂込ハ發行所内佐治爲善宛ノヲ
- 一前脩遺書判行ノ順序ハ本所採集ノ便利上完成ノ者ヨリ着手スヘシ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六拾番屋敷

發行所 桑名前修遺書編纂取扱所

明治廿六年四月十二日印刷

編輯兼印刷人

佐治爲善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矢田川原百六拾九番屋敷

同兼發行人

星野恭藏

明治廿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三重縣伊勢國桑名郡桑名町大字内堀九拾六番屋敷

印刷所

育文舎

(非賣品)

